

是什么成就了岁末年初的那一抹“维也纳音色”

顾超

每到新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古典乐迷们最为期待的盛事之一，因为有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的高水准演奏。该乐团日前来上海演出，绝妙的“维也纳音色”让无数乐迷体会到了茨威格笔下那座音乐之都的文化回响。

正值维也纳爱乐乐团成立175周年，我们在此聆听这一世界顶尖的古典乐团的历史，重新认识她的魅力。

——编者

乐团不设总监，团员们共同为艺术负责

套用一句流行语，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成功不可复制”。

尽管在古典音乐的“大本营”欧洲有难以计数的优秀乐团，彼此之间的演奏水准也无法绝对客观地进行衡量排序，但可以确认的是，维也纳爱乐总是能在知名度上占据前列。这固然和乐团强大的实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支乐团的独特个性。

维也纳爱乐的管理体制恐怕是举世无双的，他们既没有外聘行政总监，也没有设立艺术总监。团长由团内选举产生，而艺术上的事，包括巡演计划、演出曲目等也是由团员们共同决定的。1842年，当时的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演奏家们在弗朗茨·拉赫纳的倡议下自发组成“艺术家协会”，他们积极拥抱维也纳的城市文化生活，寻求剧院以外的表达空间。作曲家奥托·尼克拉真正开启了维也纳爱乐的时代。

乐团从最开始就没有总监之职，但为了保证演出的质量，会邀请固定的指挥家来负责每年的乐季指挥工作。历史上如大

作曲家马勒、指挥家富特文格勒都曾担任此职务。职业演奏家们的高超水准，加上一流指挥们的客串，为维也纳的音乐风景增添了亮色。在这些指挥家中，魏因加特纳合作将近20年，为乐团打下了稳固的基础，而克莱门斯·克罗斯凭借他对德奥作品的精湛理解，为乐团在艺术创造力上开疆拓土，但由于与老资格乐手的关系问题，克罗斯辞去常任指挥，乐团也不再设立任何常任的职务。

二战以后，乐团逐渐进入稳定，尽管没有总监，有一位领袖人物却不得不提，他就是指挥巨擘卡尔·伯姆。伯姆与理查·施特劳斯交情甚好，对从莫扎特以来的德奥作品均有精湛诠释，他的音乐讲究内在动力和纯正风格，排练时态度严苛，从现存的视频资料不难看出，他是真正能做到说一不二、“驯服”维也纳爱乐的指挥家。在担任奥地利共和国音乐总监期间，卡尔·伯姆行使类似维也纳爱乐总监的职能，最终也和卡拉扬共享了荣誉指挥的称号，可见其在乐团史上的卓越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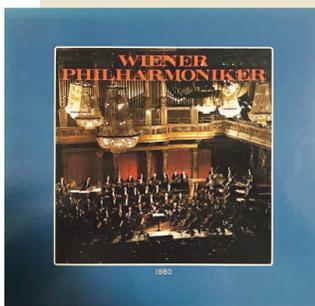
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每年都备受全球瞩目。



著名作曲家、指挥家理查·施特劳斯曾任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



每年定期举办的维也纳爱乐乐团舞会是当地最受瞩目的文化盛事之一，这也是惟能让金色大厅拆掉座椅的舞会。



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节目册也是许多音乐发烧友的珍藏。图为1980年维也纳爱乐节目册封面。



著名指挥家、大提琴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在指挥爱乐乐团时的留影。

旧文新读

维也纳能把一切文化熔于一炉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这样热衷于文化生活。正因为哈布斯堡皇朝的奥地利几个世纪以来既无政治野心又无军事行动，从而显得特别繁荣昌盛，所以那种国家的自豪感也就最强烈地表现在追求艺术的卓越地位上。在这个曾一度统治欧洲的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中，那些最重要和最富有的地区——德意志、意大利、佛兰德、瓦龙，都早已衰落，唯有维也纳这座首都——朝廷的宝地、千年传统的保护神，始终安然无恙地闪耀着古老的光辉。罗马人为这座城市的城墙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把它作为抵御蛮人、保护拉丁文明的城堡和哨哨；一千多年以后，奥斯曼人对西方的袭击，摧毁了这座城墙。这里曾经到过尼伯龙根人；七颗不朽的音乐明星——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曾在这里生活过，向全世界放射着光辉，欧洲文化的各种潮流都在这里汇集，在宫廷里、在贵族中、在民间，德意志的文化传统和斯拉夫的、匈牙利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法兰西的、佛兰德的传统文化有着血肉的联系。这座音乐之都的真正天才，是把一切具有极大差异的文化熔于一炉，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这座城市有着博采众长的愿望和接受外来影响的特殊敏感，把那些不一致的人才吸引到自己身边，使他们彼此逐渐融洽。在这种思想融洽的氛围中生活，令人感到不胜温暖。

这种兼容并蓄的艺术，这种犹如音乐柔和过渡的艺术，从这座城市形成的外貌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在经过几百年的缓慢发展——从内城向外进行有机的扩大以后，这座拥有两百万居民的城市，在人员方面已足够提供一座大城市的豪华消费和多方面的需要，但它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脱离自然环境的程度。城市边缘的房屋，有的倒映在多瑙河的巨流之中，有的面向着辽阔的平原，有的散落在田园和田野，有的分布在树木葱郁的阿尔卑斯山最后余脉的不陡的山岗上；人们几乎感觉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的起端；两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可是到了市区，人们又会觉得这座城市的平面发展宛若一棵树的年轻似的一圈一圈层次分明；在古老的要塞城墙的旧址上是一条环城大道，用华丽的屋宇环抱着城市最中间、最贵重的核心。里面是朝廷和贵族的古老宫殿，诉说着已往的历史。贝多芬曾在这里的埃斯特哈齐侯爵府上做过客，当时，海顿的《创世纪》正在这里的那所古老大学里举行首次演出；这里的美泉宫曾见过历代的皇帝，这里的美泉宫曾见过拿破仑，联合起来的基督教世界的诸侯们曾在它的斯特凡大教堂里下跪，为欧洲从土耳其人手中拯救出来而默然祈祷；这里的那所大学曾在它的围墙之内见过无数科学界的名人。而在这些古老的宫殿之间则骄傲地屹立着富丽堂皇的新建筑——灯火辉煌的商店和光彩夺目的繁华街道。不过，这里的旧建筑并不抱怨新建筑，就像被敲下来的石块并不抱怨崩然不动的大自然一样。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令人非常愉快，它好客地接纳所有的外来者，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这里的气氛是那么轻松愉快，就像巴黎到处充满欢乐一样，只不过在这里能享受到更自然的生活罢了。谁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者的城市。而所谓文化不就是用艺术和爱情把赤裸裸的物质生活上最美好、最温情和最微妙的色彩么？享受美食，喝一瓶上好的葡萄酒和一瓶微苦的新鲜啤酒，品尝精美的甜食和大蛋糕，在这座城市里是属于一般享受，而从音乐、跳舞、

游戏、社交、讲究修养和风度仪表，才是这里的一种特殊艺术。

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头等重要的事，不是军事、不是政治、不是商业。一个普通的维也纳市民每天早晨看报的时候，第一眼看的不是国会的辩论或者世界大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节目——这座剧院在公众生活中具有其他城市几乎不能理解的重要性。因为这座皇家剧院，即城堡剧院，对维也纳人、奥地利人来说，不仅仅是一座演员在上面演戏的舞台，而是反映大天地的小天地，是五光十色的反映，社会本身可以从旁观者中看到自己。这座剧院是唯一真正具有高尚情趣的“宫廷侍臣”。观众从皇家演员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榜样：一个人该怎样穿着打扮，怎样走进房间，怎样谈话，一个有高尚趣味的男人可以说哪些言辞而又必须避免哪些话。舞台不仅仅是使人娱乐的场所，而是一本教人正确发音、学习优雅风度的有声有色的教科书。就连那些和皇家剧院稍稍沾边的人，也都好像头上有了圣像光环似的，散发出令人敬畏的光辉。在维也纳大街上，总理或者最有钱的巨富豪绅可以四处行走，而不会有人回头仰望；但是，一个皇家男演员或者一个歌剧女演员在街上走过，每一个女售货员和每一个马车夫都会认出他们。当我们这些男孩亲眼看到那些演员中的一个（他们的照片和签名人人都收集）从自己的身边走过以后，我们就会洋洋得意地互相说个没完。这种近乎宗教式的崇拜甚至涉及到他周围的人。索嫩塔尔的理发师，约瑟夫·凯恩茨的马车夫都是人们暗暗羡慕的体面人物。年轻的公子哥儿穿着和演员一样款式的服装为荣。一位著名演员的诞辰纪念或葬礼成了压倒一切政治事件的大事。每一位维也纳作家的最大梦想就是能使自己的作品在城堡剧院演出，因为这意味着他从这一生高贵的享受一系列的荣誉，例如，他终生不再需要购买入场券，他会收到参加一切公演的请柬；他可能成为某个皇室成员的宾客。我今天还记得我自己亲身经历过这样一种隆重礼遇。有一上午，城堡剧院的经理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在事先表示祝贺之后告诉我，我的剧本城堡剧院已经接受。当我晚回家时，我在自己的寓所见到他留下的名片：他对我——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已进行了正式的回访。而我，作为皇家剧院的一名作者，一举成了一位“上流人物”，以致他需要像对待一位皇家学院院长那样来对待我。至于皇家剧院发生的事，则和每一个人都间接有关，甚至会涉及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例如，我今天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少年时代发生过的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家的厨娘噙着眼泪跌跌撞撞走进房间，对我们讲：她刚才听说夏洛特·沃尔特（城堡剧院最著名的女演员）死了。这种极度的悲伤自然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这个半文盲的老厨娘从未去过那高贵的城堡剧院，也根本没有在舞台上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见过夏洛特·沃尔特。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维也纳，一位全国闻名的女演员是属于全城的集体财富，所以她的死也会使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不幸。任何一个受人爱戴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的去世，都会顿时成为全国的哀痛。

——节选自《昨日的世界》，标题为编者所加。文中提及的皇家剧院也叫维也纳宫廷歌剧院。1842年，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演奏家在弗朗茨·拉赫纳的倡议下自发组成“艺术家协会”，这就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开始。

几乎和历史上所有指挥大师合作过

要说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艺术成就，转益多师可谓是一大特色。由于不设总监，也就有机会更广泛地和一切优秀指挥合作，每个指挥家也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拿出自己的保留曲目，把最为精要的诠释秘诀传授给乐团。

除了上述提到的各位名家，维也纳爱乐还几乎和历史上所有大师合作，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美国的指挥明星伯恩斯坦。这位身兼数职的奇才在纽约任职期间并不如意，但在维也纳爱乐却如鱼得水，凭借着唱片公司巨大的资金力量，他与维也纳爱乐合作了贝多芬交响曲、勃拉姆斯交响曲全集，多部重要的马勒交响曲，还有一系列协奏曲等，

几乎每一套都销量惊人，期间举办音乐会所摄录的影像更是深入人心。

另一个值得说的是卡洛斯·克莱伯，很少显山露水的他不喜欢登台，也并没有留下多少商业录音，四张在德意志唱片发行的交响作品唱片全部与维也纳爱乐合作，其中的贝多芬“第五”、“第七”畅销不衰，那极具冲击力和艺术活力的演绎，让这张唱片始终占据任何古典音乐唱片排行榜的前列。

没有一个乐团可以像维也纳爱乐那样幸运地去和各种不同指挥反复推敲、排练、录制、演出几乎所有的经典交响作品，因此这支乐团也逐渐形成了阅历丰富，表达多样，适应力极强的艺术特点。

以新年音乐会搭起了新年跟古典乐的关联

没有人能知道为何要把新年和古典音乐挂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维也纳爱乐在这里起到了带头作用，并且把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作为了新年必赏的节日。

现代意义上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后称“维新”）是从1939年12月31日开始的，之后便移到了每年元旦。当时尽管已经辞去了常任职务，克罗斯还是成为了最早的“维新”指挥，直到1945年为止。之后克里斯普斯接棒两年，可以看作过渡期，之后便由乐团的首席威利·波斯可夫斯基边领奏边指挥，而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小约翰·施特劳斯本人的带队方式。

1979年对维也纳爱乐来说是个重大年份，当时在卡尔·伯姆等人的调教下乐团已经到达了艺术巅峰，而波斯可夫斯基也到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为了纪念他最后一次领衔新年音乐会，由当时的迪卡公司牵头，发行了第一张新年音乐会实况唱片。直到上世纪末，不断蓬勃发展的唱片市场带动了“维新”的名气，也把维也纳爱乐的金字招牌带到了全世界。还记得唱片的黄金时期，每年元旦刚过不久，从德国运输而来的最新实况就摆在了上海书城、外文书店的专柜上，成打的唱片瞬间售罄，可见其受市民欢迎程度。

1980年到1986年间，风头正劲的洛林·马泽尔担任“维新”固定指挥，想来他出色的小提琴技艺加了分。扭转局面的是卡拉扬。1987年，他带着黑人女高音凯瑟琳·巴特登陆“维新”，电视转播受到全球关注，观众们在最后的《拉德茨基进行曲》中合着节奏鼓掌，也成了“维新”又一大标志。

卡拉扬之后，“维新”也没有了常任指挥，一众名家轮番登场，也增加了节目的看点。央视每年的转播和解说让国人养成了新年看音乐会的习俗，普及程度足以和新春看春晚相媲美，而维也纳爱乐乐团也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天团”。1996年演奏《蓝色多瑙河》之前，马泽尔用汉语问候“新年好”让屏幕前的观众们激动万分，2002年小泽征尔也如法炮制，这个环节也成了备受期待的观点。

无论是特立独行的运营模式，还是博采众长的艺术取向，或是传承发展的商业运作，都证明了维也纳爱乐是无法复制的，正如他们443赫兹的定音、使用维也纳圆号和其他特殊乐器一样，也成了“维也纳之声”的一部分。这也告诉我们，在音乐艺术领域，并没有通行的法则，更要靠自己揣摩，开天辟地。（作者系乐评人）



金色大厅是维也纳爱乐乐团常驻驻地。图为金色大厅外景。